

#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PREMIERE PARTIE

LES FONTAINES

D'UN BORG LORRAIN ET D'UN A LA FOIS...

VICTOR HUGO vivait dans un petit village lorrain, sous le nom de Victor Hugo, le fils d'un bourgeois de Besançon, qui avait épousé une jeune fille de Besançon, et de son mariage étaient nés Victor Hugo et Charles Godefroy. Victor Hugo, à l'âge de dix ans, avait été adopté par un capitaine de dragons, et avait été nommé capitaine de dragons. Victor Hugo avait été capitaine des gardes et avait été nommé capitaine des gardes.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 雨果传

上

# 雨 果 传

上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程曾厚 程干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 雨 果 传

下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程曾厚 程干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André Maurois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

Librairie Hachette, 1954

雨果传(上)  
Yuguo Zhuan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2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5}{8}$  插页 8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850

---

ISBN 7-02-000701-5/I·702 定价 4.60 元

André Maurois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

Librairie Hachette, 1954

雨果传(下)

Yuguo Zhuan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70,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3}{8}$  插页 8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840

---

ISBN 7-02-000702-3/I·703 定价 5.10 元



戴桂冠的雨果胸像

大卫·德·昂热作 (1842年)



阿黛尔·雨果

布朗热作



雨果与次子弗朗索瓦·维克多

夏蒂荣作（18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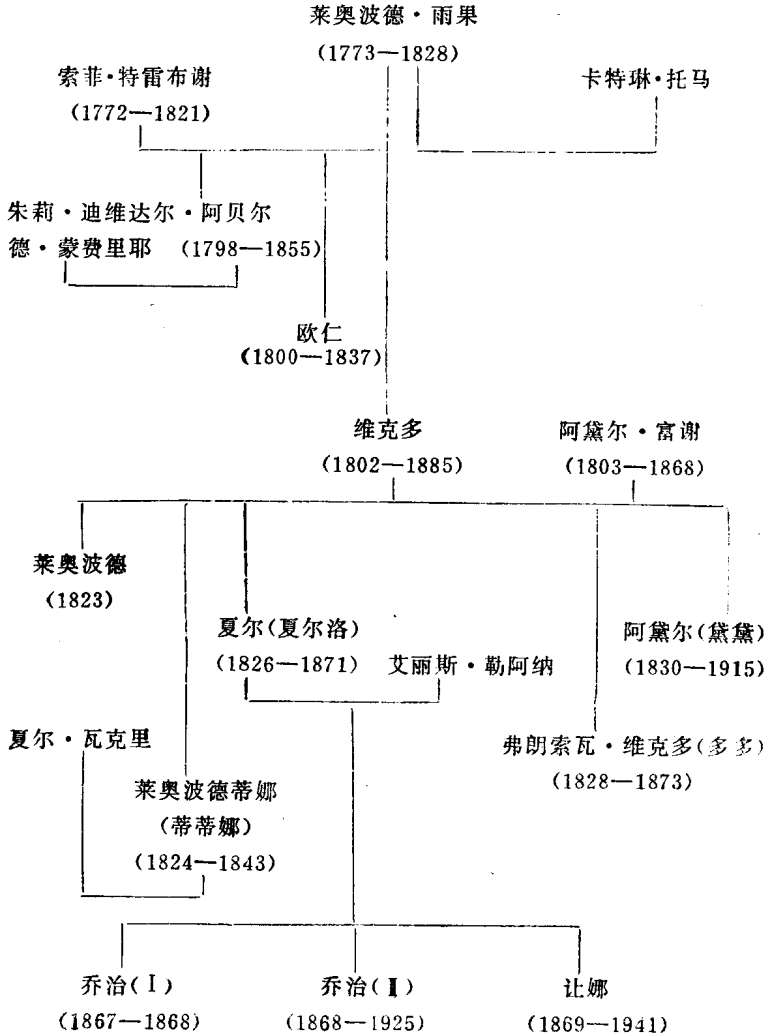




莱奥波特蒂娜和祈祷书(11岁)

夏蒂荣作(1835年)

# 雨果家谱



## 译 本 序

一九五二年，我国隆重纪念过世界文化名人维克多·雨果（1802—1885）的一百五十周年诞辰。当时应邀参加我国纪念活动、并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法国客人，是文艺批评家克洛德·鲁瓦（Claude Roy）。几乎就在举行这次纪念大会的同时，法国出版了一本由鲁瓦编选的新书，题为《雨果作品见证录》（*La vie de Victor Hugo racontée par Victor Hugo*）。鲁瓦在该书序言中写道：雨果“笨重粗大，牢牢有根，象某种自然奇观：象高峰，象森林，象龙卷风，或者象这些可以和自然奇观一比高低的人间奇观，如人类建造的大教堂，埃菲尔铁塔，方尖碑形纪念柱。”

鲁瓦比得很精彩。这座高峰，这片森林，这阵龙卷风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雨果一八八五年逝世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两百万人参加葬礼，“万人空巷”，成为一次全国盛大的节日活动。在法国历史上，既得到官方最隆重的纪念，又得到人民最深沉的悼念，雨果是作家中唯一的一个。一百年以后，雨果没有死，他仍然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一九八五年为“雨果年”。为了协调全国“雨果年”的活动，法国成立了“纪念雨果全国委员会”，由文化界著名人士组成；另设“荣誉委员会”，由政界要人及社会名流组成，成员有上议院议长，国民议会议长，包括文化部长在内的四名部长，还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雨果年”的纪念活动得到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积极支持。

雨果是我国读者又熟悉、又陌生的作家。雨果的小说在我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欢迎。近年来，我国对雨果的研究不仅有广度，也开始有深度。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研究工作基础还很薄弱，各种资料很欠缺。我们还没有高质量的全面介绍雨果生活、分析雨果创作和思想的评传。广大读者对雨果的了解，总是停留在文学史所提供的小传或简传之类的规模上。

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写出自己的雨果传之前，一个理想的办法是先翻译几部质量较好的雨果传记。我们在“雨果年”译完安德烈·莫洛亚的《雨果传》，自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是译者继《雨果诗选》后为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准备的又一件礼物，以此奉献给喜爱雨果作品的广大中国读者。

法国介绍雨果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即使学术价值很高的佳作也不少，可供挑选的余地很大。我们选择莫洛亚的这部《雨果传》，是经过考虑的。雨果在法国，是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正因为如此，要写好一部雨果传，绝非易事。首先，雨果是法国历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著述卷帙浩繁。雨果又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一般说，诗人的作品中直接和间接的自传成分也最多。要从雨果全集中，寻章摘句，理清他的生活道路，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工程。莫洛亚这部《雨果传》中注明引证雨果原著的地方就达七百余处。

一部雨果传记如果没有丰富的材料，没有坚实的论点，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如果没有生动的文笔，最好的传记也只能有学术价值，不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和欢迎。就雨果传记而言，

大量通俗性作品因为作者并非专家,虽时有出现,但均不为专家重视,不久即成明日黄花。而出诸专家学者之手的作品,远一些如贝雷(Berret)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927),埃斯科利耶(Escholier)的《雨果光辉的一生》(La Vie glorieuse de Victor Hugo, 1928),近一些如巴雷尔(Barrère)的《雨果的生平和作品》(Hugo, l'homme et l'oeuvre, 1952),格雷格(Gregg)的《维克多·雨果评传》(Victor Hugo, sa vie, son oeuvre, 1954),作者都是久负盛名的雨果研究专家,都有学术价值;而研究雨果的专著,或侧重他生活的某一时期,或阐述他思想和作品的某一方面,更是不胜枚举。一般说,这些作品主要不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更受到专家和有相当文化修养的读者的欢迎。结果,“俗”的传记不登大雅之堂,得不到学术界承认,“雅”的传记不够通俗,得不到普通读者的喜爱。

这儿值得提一下《雨果谈雨果》(Victor Hugo par lui-même, 1951),作者是老资格的雨果专家吉伊曼(Guillemain)。这是一册袖珍版的小书,不足二百页,内容也通俗,一半介绍雨果生平,一半摘录雨果作品中的自传材料。这本小书很受行家的好评。但事实上,《雨果谈雨果》中一些精微的评论,只有相当熟悉雨果作品和生平的人才能领悟和欣赏,而且以相当于中文不足五万字的篇幅,综述雨果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一生,未免语焉不详,过于提纲挈领,不是一本理想的雨果传记的入门书。

找一部雅俗共赏的雨果传,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莫洛亚的《奥林匹欧,又名雨果传》(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1954),即本书《雨果传》。法兰西学院院士昂里奥(Henriot)读完这部《雨果传》,大为感叹:“感谢莫洛亚,我八天来一直沉浸在雨果之中,就好象是沉浸在大海之中。”评论家比利(Billy)

对雨果颇有研究,本人也写过好几部作家的传记,他的评语可谓  
是行家的意见:“剪裁的杰作,布局的杰作,阐述的杰作。”

何以莫洛亚的《雨果传》会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名著呢?  
莫洛亚(1885—1967)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他的创作尤以小说见长,一九三八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如  
果说雨果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则莫洛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传记作家。莫洛亚是一位有经验的小说家,作品结构严谨,文笔  
老练,机智而有幽默感,热情而又不失分寸,深得法国传统小说  
之三昧。莫洛亚写小说如此,写人物传记亦复如此。读莫洛亚  
的人物传记,就象是读一部小说。

而雨果的一生,不仅丰富,而且漫长,有时峰回路转,有时柳  
暗花明。有人说得好,雨果一生写下的最精彩的一部小说,就是  
他自己的一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雨果自己。这样一部情  
节生动、曲折多变的“小说”,传记作者如果没有小说家的生花妙  
笔,能写好吗?

小说是虚构的作品,属艺术范畴;而人物传记要写真人真  
事,属历史范畴。历史家态度冷静,尊重客观,长于分析。就气  
质而言,小说家和历史家不易兼而得之。莫洛亚偏偏是位历史  
家,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家。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出版过《法国  
史》、《德国史》、《美国史》;他是英语通,他的《英国史》还是一部  
历史名著。这样,在莫洛亚身上,小说家和历史家不是互相排  
斥,而是兼而得之,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莫洛亚笔下的人物传  
记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有明晰而客观的分析,可能除初期的一、  
二部作品外,都是严肃的历史著作。

法国文学界普遍认为,莫洛亚的功绩在于革新了传记文学。  
这种文学体裁到了莫洛亚手里,赢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既有学术

性、又有艺术性的一种文学样式。莫洛亚在被自己革新过的传记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数十年，硕果累累。他既写政治家传记，更写文学家传记，如《雪莱传》、《拜伦传》、《夏多勃里昂传》、《乔治·桑传》、《普鲁斯特传》、《三代仲马》和《巴尔扎克传》等。莫洛亚能集小说家和历史家于一身，能熔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笔于一炉。雅俗共赏，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莫洛亚写《雨果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诚如作者在《卷首的话》中所说，“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对维克多·雨果失却过仰慕之心。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我就曾满怀激动之情倾听我母亲给我们朗读《穷苦人》一诗了。十五岁那年，《悲惨世界》令我大为震动。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我不断发现他天才中有一些新的方面。”莫洛亚是怀着尊敬和仰慕的心情写这部《雨果传》的。他自称：“我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位伟人的一生，恭恭敬敬、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部《雨果传》是莫洛亚所完成的“最为浩繁、最为困难的工作”。最能了解作家的人，应该是作家，最能熟悉作家劳动、最能洞察作家创作奥秘的人，还是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为作家立传，更能还作家的本来面貌。莫洛亚写《雨果传》，比许多对雨果更有研究的人，比许多对雨果更为服膺的人，自有其旁人不及的独到之处。这是一位作家怀着虔诚的心情为另一位作家写的传记。

我们读《雨果传》，第一个印象是内容真实可信，书中旁征博引，仅仅注明出处的引证材料有四百余处，使人感到无一事无来历。莫洛亚不靠想象来杜撰生动的情节，而是以小说家的匠心为历史服务，把本身已很丰富的情节串联成篇，成为一部确凿有据的“信史”。今天，这部《雨果传》不仅向广大读者全面介绍雨

果光辉的一生，而且已成为法国研究雨果的必备参考书。任何一份研究雨果的参考书目中，都毫无例外地列上莫洛亚的《雨果传》。主要为一般读者写的文学传记，能得到专家的如此重视，也就不辜负莫洛亚的一番苦心了。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而且创作生涯很长。我们读《雨果传》时，仿佛在读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史。一大批活跃在文坛的法国作家，先后在《雨果传》中粉墨登场，留下各自的声音笑貌。雨果一生和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有过交往和接触，雨果中年后，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更几乎是平行的。《雨果传》中展现在雨果身后的背景，是一部丰富多采的法国十九世纪史。雨果生活的每个阶段，都和法国历史的某一章相联系。我们读完《雨果传》，仿佛重温了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

《雨果传》中站出来的雨果形象是高大的。在《雨果传》中，雨果一生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读者看着这位天才作家从上一页走进后一页，从童年走进成年，从舞台走进诗坛，从巴黎走进大海，从泽西岛走进先贤祠。雨果走进了历史，他的一生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页。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兰（Jack Lang）写道：“维克多·雨果和他自己的时代关系十分密切，又和我们的时代关系协调一致。”

伟大的历史人物，生活里和思想里常常会有复杂的方面，站在历史前面对历史发展起引导作用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莫洛亚写雨果，既写雨果的伟大和崇高，又不隐瞒其未必伟大、未必崇高之处。历史人物之伟大与否，取决于他对历史的贡献。我们看到，伟人不是从少到老一直是伟人，也未必里里外外始终是完人。《雨果传》中的雨果是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的喜怒哀乐，我们看得见，也感得到。但莫洛亚笔下的雨果，不仅是莫洛



亚个人头脑里的雨果形象，而更是历史这面镜子照出来的雨果形象。作为历史人物，雨果不仅留下了几十部作品，还留下了大量最不经意写下的片言只语。不仅雨果留下的作品和片言只语，连雨果的亲人和仇人留下的作品和片言只语，都成为后人评论雨果的材料，成为历史审查雨果的依据。历史对历史人物要作全身的体格检查。历史不仅掌握雨果的孙子乔治写祖父的回忆录，还掌握朱丽叶秘不示人的一万八千封情书，历史不仅留下雨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下的手记，也留下圣伯夫写后没有发表、并一度希望销毁的手稿。历史的检查是无情的，有时还是挑剔的。

雨果逝世一百年后，历史给雨果下的结论，是全国又一次普天同庆的“雨果年”。几乎就在《雨果传》的译文完稿的同时，十月五日，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巴黎国立展览馆所在地的“大宫殿”，规模浩大、内容丰富的《雨果光辉展》(La Gloire de Victor Hugo)隆重开幕。同一天，在和“大宫殿”面面相对的“小宫殿”，法国国立图书馆展出全部馆藏及向私人收藏家借来的雨果手稿和画稿，展览会题为《墨的太阳》(Soleil d'Encre)。这对孪生的展览会把法国“雨果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十九世纪的法兰西出现了不少政治家、文学家，可是有多少人，不论是雨果的朋友，还是雨果的敌人，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只有雨果傲然挺立，生前犹如死后，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敬仰。雨果享受到了历史仅仅保留给拿破仑的殊荣。就一生的业绩和身后的历史影响而言，拿破仑和雨果已成为法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历史伟人，两座历史高峰，拿破仑是政治家，是军事家，而雨果只是作家，是诗人。